

生命之华

陈琼芝 著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鲁迅

巴金百年

巴金百年

生命之华

陈琼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之华：百年巴金 / 陈琼芝著. —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11
ISBN 7-80671-241-0

I. 生... II. 陈... III. 巴金 (1904~)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777 号

责任编辑：杨葳

生命之华——百年巴金
陈琼芝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火县镇草厂村 邮编：101109)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0.75 210 千字 插图 13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制
印数：1-10000
ISBN 7-80671-241-0
K · 20 定价：20.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序

巴金的传记已经出过好些本了。在我看来，这本《生命之华》是颇具特色的一本。对于巴金这样一位生活了一百年、写作达九百万字的作家来说，要以十五六万字的篇幅来写他的传记，我想著者的困难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书中可以看出剪裁取舍的匠心。所以篇幅虽小，重要的材料却没有丝毫遗漏，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丰满的巴金的形象。

作家巴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这个思想启蒙运动引进了同中国传统观念对立的新思潮，启发了这个少年思考自己十多年来的生活，他所处的家庭和社会。这个“家”正在败落。通过这些思考，他认识到，这败落不但是必定要发生的，而且是应该的。他要为封建桎梏压抑之下的男女青年发出“我控诉”的呼喊。这些经过他以新思潮思考过的生活经历，就成了他创作的最初源泉。

五四运动那时，各种思潮都传到中国。少年巴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宣传得早一些，他也最先接触到。他十五岁，就十分激动地读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他说，从这本书里，他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这

本传记用了不少的字数写巴金怀着这样信念积极投身到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之中。

关于无政府主义这种从国外引进的思想，巴金也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辨别来接受的。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书中引了他喜欢的一句话：“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对此，书中作了恰当的分析：在中国，“事实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他们所标榜的最终目的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至于怎样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甚至就根本没有去研究这种办法。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日益壮大之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失去他们活动的立足之地了。所以当巴金一次又一次表示想舍弃写作，做一些‘更痛快’的事时，却始终未能如愿。”这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明。

书中还讲了这样一个很有点意思的掌故：“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飞重庆，在谈判的余暇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巴金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

足以表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的特色，书中举了这样一件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由此引起了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这时，巴金发表了《只有抗战这条路》这篇文章，这样

表明了他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

“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

著者指出：“他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其中也包含了他的爱国主义。一个人道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不可能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巴金的这篇文章，正好印证了这个论断。

无政府主义问题，在巴金的一生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年曾给他以思想的启蒙，后来又曾使他不断遭到非议，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时，甚至还因此要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本传记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叙述和分析，应该认为是公允的深刻的，可见史识。著者曾就巴金的无政府主义问题写过一篇专论，《新华文摘》曾予转载，可见这意见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目前流行的人物传记中，有所谓“合理想像”一说，把那些诸如“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情节，都绘影绘声，写得栩栩如生。你在场吗？你秘密安装了摄象机和窃听器吗？你怎么知道的？这种所谓的“合理想像”其实是不合理的编造，以济其材料不足之穷。而这本《生命之华》却没有一点想像之词，书中所述，可说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著者详细占有了有关材料，以前曾经将巴金著作中自传性的文字辑录为《巴金自叙》一书。所以在写作此书时能够得心应手，材料取之不尽，正

不必用虚构（所谓合理想像）来做填充剂。重视所叙事实的真实和准确，可说是本书一个最显著的特色。

不但在叙述巴金生平事迹的时候，就是在叙述传主所处的环境背景的时候，著者都具有这种力求准确的史家风格，是把巴金其人及其创作都放在一定的具体的条件下来介绍的。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在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中不能征服中国，于是就对后方和平居民狂轰滥炸，想以此动摇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这一时期巴金的许多小说和散文创作都写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惨状，写了人们对于轰炸的憎恨和复仇的决心。这本书介绍分析了这些作品，同时还引用了一个统计数字：从1938年到1941年四年里重庆一地每年遭到空袭的次数、投弹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毁屋栋数。让读者具体了解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书中在分析巴金的《猪与鸡》、《兄与弟》这一组写“小人小事”短篇小说的时候，引用了当年中央通讯社的调查数字：工人生活指数，1942年8月上半月合战前指数，重庆是四十三倍。这些小说反映的正是这个时候，小说中引用的这些调查数字对于书中所作的分析正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分析巴金作品的多了，像这样把它摆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并且引述有关数字以为印证的，似乎还不多见。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随想录》。这部作品是在怎样的背景下问世的呢？书中是这样说的：

“《随想录》的那篇短短的‘总序’和谈影片《望乡》的第一篇，都是1978年12月1日写的，同时发表在同月17日《大公报·大公园》上。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因为第二天，12月18日，有

着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开幕。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针和政策’。……三中全会的召开，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表示全中国的人，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到一个普通的作家，都在深思同一个题目：过去的一切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今后的路要怎样走？”

巴金的思考就写在这本《随想录》中。这本传记以《最后的杰作》为题特设专章介绍这书。全书五集一百五十篇，包含了作者对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思考。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他提出了一个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的主张：“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人们无从预测一座叫做“文革博物馆”的建筑物何年何月才会出现在地面上，但是，正如这本传记所指出的：“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一座袖珍的‘文革’博物馆。假如他年真的有那么一天建成了这博物馆，那么这书将是博物馆的最详尽的说明书。”

可以看出，著者是怀着对传主崇敬的心来写这本传记的。但是有的地方也谈到了自己的不满足，例如在介绍《新生》这部小说的时候，就以为主人公李冷“人格成长的内在原因，书中似乎

缺乏合乎逻辑的说明”，“思想变化的线索似不够清晰”。这一类的评语又从另一个方面显出了著者的求实精神。

一本作家的传记当然要记录传主写了些什么作品，这本传记在写了这些之外，还着重探讨了—个问题，为什么巴金在他的后半生再没有什么成功的创作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1927年到1946年这二十年间写的。1949年他以极大的兴奋欢迎新时代的到来。顺应着彻底否定过去的时代潮流，巴金也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决心要写出无愧于新时代的大作品来，他要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他是这样做了。结果就正如书中所说的，他“于是就犯了一个错误，拼命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当然也就写不好。例如写志愿军战士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就是一篇这样的作品。写完之后他不愿发表，直到最后才勉强把它作为失败之作编入全集，并在书前写道：“我写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在《激流三部曲》的写作意图中，原来还有第四部：《群》，是写觉慧出走以后的事。一直到六十年代，他还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这是他所熟习的人和事，是在心中酝酿了多年的计划。可以设想，如果写出来，至少不会是失败之作吧。可是他一直没有动笔。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批判不能不使他感到紧张。这书中引用了1960年巴金给妻子的一封信，其中谈及《群》的写作，他说，“若照从前的计划写出来，一定会犯错误。”谁不害怕“犯错误”呢。

妨碍巴金从事创作的，还有一个看来似乎正好和这相反的原因，就是给了他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用巴金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我像一个旧社会里的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拿我去吹吹打打”。在这种种干扰之下，一个人还能有多少时间去写作呢。这本书写的是巴金，其实许多作家，像鼎鼎大名的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人，在1949年之后，就不再有成功的创作甚至就完全不再有创作了。这原因，恐怕可以说是大致相同的。

传记属史部，在时下流行的众多人物传记中，有些却是很难以史才、史学、史德来要求。而这《生命之华》虽只薄薄一小册，却是可以这样要求的。

这本书原是山东画报出版社所出的“名人照相簿丛书”中的一种。于1998年8月印了一万本。早已售缺，在书店里不容易遇见了。现在鹭江出版社愿意重印一版，以满足有兴趣的读者的需要。著者趁此机会作了少量的订正和增补，并把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读大师》一书中所收的那一篇《还巴金以历史的公正》取来，作为这一个版本的附录，这样，它比前一个版本更有改进了。著者嘱我为修订本作序。我即将当年发表的一篇书评，稍加修订交卷。当年鲁迅为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作序，结末说：“靖华的译文，岂真有待于序”，我想，我也可以套用这话：这本书以它内容的结实严谨，自会赢得读者的爱重，岂真有待于我的序言。再抄一句鲁迅那篇序言中的话为我的这一篇作结：“倒是我得以乘机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二日 朱正于北京

目 录

序·····	朱 正 1
一位作家的诞生·····	1
在死胡同里看见了一线亮光·····	9
美丽的梦·····	25
爱情的三部曲·····	51
永远的老师·····	63
做读者和作者的朋友·····	77
我相信正义的胜利·····	101
萧 珊·····	117
写在寒夜中·····	135
我只翻译我喜欢的·····	153
与世界语结下不解之缘·····	165
他看到了古老民族的新生·····	175
晴天霹雳·····	191
我今天仍为这些文章感到痛苦·····	199
十年浩劫·····	217
我不愿离开你·····	235
最后的杰作·····	243
后 记·····	271
巴金生平年表简编·····	275
附录 1 还巴金以历史的公正·····	299
附录 2 巴金主要著作简目·····	322
附录 3 巴金手稿片断·····	326

一位作家的诞生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

——《文学生活五十年》



一位作家的诞生



1927年1月15日，一艘由德国兵船改装的法国邮船昂热(Angers)号即将驶离上海港，开往法国的马赛。早上8点钟，一部汽车将两个中国青年送到轮船码头。他们的行李前一天已交去轮船公司，上船后就由一个矮小的法国领班引进了三等舱的306房间。这两位青年就是后来著名作家巴金和他的朋友卫惠林。

舱房成了他们临时的家，只是面积太小，给人的印象好像走进了一个“狭的笼”。里面有四组上下床，共住八个人。他俩都睡在上层。舱里只有一个也许是圆形的窗，风浪大时关起来，就感到很气闷。

汽笛响了，轮船开始起锚。他们来到上层的甲板，望着轮船后退离岸，巴金的眼里噙满了热泪。岸上挥舞着帽子、围巾，与远行者作别的人中没有他的亲眷。继母、大哥远在四川，与他相距最近的三哥正在苏州的东吴大学读书，巴金没有通知他上船的时间，他不忍再经受兄弟离别的酸楚。此刻，他只默默和祖国的土地告别：这里有美丽的山水田畴；也有黑暗的囚牢和刑场；这里有亲人朋友，也有他憎恶的吃人魔王；这里有他幼年时代的幸福，也有他学会思考后的痛苦。在她的怀抱里，他度过了二十三个寒暑。是爱，是恨，现在都要与之作别了。他的嘴里轻轻地念叨着：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巴金赴法护照上的照片，
摄于1926年。

这船要航行三十多天才能到达目的地。从上海向南行驶，经香港去东南亚。从湄公河畔的西贡到新加坡，进到印度洋。又从锡兰岛上的科伦坡到非洲索马里的吉布提，经过红海，穿过苏彝士运河到地中海，最后到达法国的马赛港。从1月中旬出发，抵达目的地已是2月17日的清晨了。在这陌生的旅途中，巴金饱览了奇异的景观，也有许许多多的所思所感。他想把这一切与

他的两个哥哥共享。他很早就养成了勤奋的写作习惯，在船上，几乎每天都伏在餐厅的桌子上详细记下一切。以后陆续寄给已转学燕京大学的三哥，请他看后转寄给成都的大哥。哥哥们十分珍惜这些记录他一部分生活的信件，并妥为保存起来。大哥去世后，1932年大嫂将这些手稿送还巴金，居然有39篇之多。后来他将它们编成了一本日记体的《海行杂记》出版了。这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书中有一篇《两封信》，是向一位他敬爱的年长朋友诉说心曲的。他说自己决定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改造这个世界，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说他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他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来到法国的。他不预备像他

大哥希望的那样，学做工程师，将来复兴家业，光宗耀祖。他自己曾经想学经济，也想研究无政府主义运动史。总之，抱着闭门读书的决心，准备在课堂上和图书馆里度过几年的光阴。

但是，到了巴黎之后，一切和预想的不同。他住在拉丁区一栋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那间小小的居室老是弥漫着洋葱与煤气混合的气味，无论白天或黑夜他都只好把窗户大开着。楼下是一条寂静的街道，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从窗户里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正对面是栋古老的大厦，挡住了他的视线，更挡住了阳光，使这间窄小的屋子更显得阴暗。

时令正好是冬季，寒冷和忧郁好像成了世界的主宰。他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在整个巴黎城只有五六个熟人和朋友，聚会的时候是高兴的，只是各有各的事情要做，这样的机会并不多。生活单调而呆板。每天上午，照例到萧索的卢森堡公园散步，白天留在旅馆里看几本随身带来的旧书，晚上就和同来法国的卫惠林到法文协会附设的夜校补习法文。11点钟以后，踏着被雨水



巴金从沙多吉里的拉封丹中学的这间小屋走向文坛。摄于1928年。

打湿的街道，走回旅馆，休息一会儿，点燃煤气炉，烧水沏茶。他在《海行杂记·巴黎》一节里留下了对这个城市当时的印象：

黄昏时分我也常常去街上走走，附近的几条街上，晚间向来很清静，商店往常在六七点钟就关了门，所以街上也没有多少行人。我一个人默默地在宽敞的马路上散步，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关住了一般，在我的周围尽是无形的墙壁。路旁关上了的商店的门，都把它们的秘密关在里面。那无言的墙壁似乎也出现了痛苦的颜色，使人知道她心里有无穷的隐痛。一盏煤气的街灯，一个破败的烟突，都有它们的痛苦的历史。还有那好像在燃烧的红天，像两块墓碑一般高耸着的圣母院的钟楼，整日整夜悲鸣的圣母院的钟声……

这不是在写景，写的完全是巴金当时的心情。

在这忧郁的寂寞的环境里，他被回忆痛苦地折磨着。他思念他的祖国、他的哥哥、他的朋友，这种种思念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心。

巴金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来，在一个练习本上，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得觉得脑筋迟钝，才上